



罗 盘 / 著

——中国历史节点上的人和事

危情时刻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危情時刻

——中国历史节点上的人和事

罗 盘 /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危情时刻:中国历史节点上的人和事/罗盘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
2008

ISBN 978-7-5006-8095-6

I. 危... II. 罗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5037 号

责任编辑: 骆 军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 84015592 营销中心电话:(010) 64010813

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00×1000 1/16 13 印张 3 插页 150 千字

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 册 定价:21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

罗盘，原名罗会文，男，1961年月12月出生，湖北仙桃市人，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士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

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和散文写作，其长篇报告文学《塔克拉玛干，生命的辉煌》获1991年度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，长篇报告文学《特别关注，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》获正泰杯报告文学奖，列为2005年中国报告文学阅读排行榜榜首。近年出版作品有《历史不容许沉默》、《走过昨天》、《生命的辉煌》、《血祭金砂》、《特别关注，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》等。

目 录

- 1 序：巅峰之上
- 4 生命的慷慨
——一个古代部落消失的故事
- 9 在地狱寻找豫让
——春秋末期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版权所有者的刺杀行动
- 27 最苦最难是执著
——战国时代屈原的命运及价值取向
- 33 我的高傲你永远不懂
——汉朝国难当头时的王昭君
- 37 刘琨死后无奇士
——刘琨驻守太原1700周年祭
- 56 王勃：只影向谁去
——唐初不得意的才子
- 68 东出长安向虎狼
——晚唐之乱与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年
- 83 末世忠良几何
——晋梁三垂岗战役千年祭

- 104 因为爱，所以痛**
——北宋一群女将的心路
- 111 谁到宁武不断肠**
——明末最惨烈的一战
- 117 冰与火的对决**
——大清兵器天才的悲剧命运
- 134 出不入兮往不返**
——清末一个武举人的选择
- 139 朗月清风游侠心**
- 152 附录：感恩的心**
母亲
我是你的轮回
借我一腔激情
永远珍藏的处方笺
少年的憧憬
那一天的寒冷之后
有诗的日子不寂寞——读离真诗文感怀
- 201 后记**

序：巅峰之上

到西藏看起伏的群山，我感觉就像一幅中国历史的映象画。大起大落，转辗绵延。一会儿攀上蓝天白云的巅峰，一会儿滑入万劫不覆的谷底。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，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这样的大悲大喜，这样的大幸大痛，这样的大起大落，几乎成了我们的命！我们就在这样的命运中轮回！

我们往往很容易地攀上了巅峰。历史上，从大乱而到大治，从大治而到大繁荣，30年就够了。汉朝的文景之治，唐朝的贞观之治，清朝的康乾盛世，也就是用了三五十年就达到了，就到达了他们的巅峰。

令人悲哀的是，我们的巅峰总是昙花一现。与漫长的黑暗时代相比，与漫长的战乱时代相比，与漫长的分裂时代相比，我们所谓的巅峰岁月，真的是昙花一现，白驹过隙，短而又短。而且，每一次的巅峰之后，总是以更加悲剧化的情节和更加悲剧化的方式，滑向更加黑暗的谷底：经济大衰败，人口大锐减，国土大分裂，文明大倒退。繁华过后，繁华落尽，一切又成梦！

巅峰过后，我们从来没有更上一层楼。从来没有。

国运就是如此的悲凉，朝代的巅峰成了朝代灭亡的起点，历史的巅峰成了历史上升进程中一道迈不过的坎。

国土，就是些在巅峰之后奋起一争的人，是些奋起一搏的人。为国，为君，为民，他们要挽狂澜于既倒，他们要带骨血赴地狱。有勇气，有智慧，有能力；愿献身，愿作为，愿赴难。然而，他们几乎没有一次可以挽回了历史。悲凉的国运，加上悲哀的国土抗争，成为一部令人肝肠断裂的悲剧！

中国不乏曾经的仁人志士，中国不乏曾经的辉煌灿烂。中国为什么在一次次巅峰后快速滑入了谷底？而且，沉沦在谷底的时间，总比巅峰的时间长出许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历史，用一次次的滑落，已经回答了我。一个昏浊的帝王，一个叛逆的大将，一个捣蛋的农民，一个落第的秀才，一个人侵的外族，等等等等，这，是暂时的原因，更是表象的原因。真正滑向谷底的原因，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一尘不变的王朝制度。我们的玩法总是不曾变化，不曾变革。既定的游戏规则已经僵死，几个挺身而出的国土，又能改变什么？又能扭转什么？谁敢在历史的节点上挺身而出，谁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英雄。当然，他们留下的财富，是一次又一次用他们悲剧的命运抚慰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面对历史而思考，思考我们的出路在哪里，思考我们如何才可以在巅峰之后不再沉沦。

我们读史，更多的是习惯于同我们的作历史比较，更多的是去做纵向的分析。回首我们的过去，我们当然是进步了，文明了，发达了，阔了，有钱了。这，还用比吗？如果我们的今天尚不如我们的昨天，那我们究竟在干什么？那真的是白吃白喝白活了。一头今天的猪，尚且会比昨天的猪胖呢！我们读史，不习惯于同我们的周边比较。

其实，读史，应该有两个坐标的，一个是时间，即我们的昨天和今天。这是我们习惯的，熟悉的。还有一个坐标，是空间，即我们的里面和外面。这是我们不习惯的，不熟悉的。读史，最好将这两个坐标同时比对。同一时间，我们在做什么，人家在做什么；我们做成了什么，人家做成了什么。这样，我们可以知荣，我们更可以知耻。知耻者，勇也。勇者无惧，勇者无敌。

我们曾经领先许多，我们现在落后更多。我们的外面强力变革，我们的里面尘封不动。几个仁人志士，叹何如哉！

巅峰之上，我们再经不起滑落了，再经不起那样悲凉的轮回了。

巅峰之上，我们是强力变革的时候了，不要沾沾自喜，不要自欺欺人，不要粉饰太平。

巅峰之上，只要我们图变革图创新，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峰连峰，一路高歌向高原！

让国土的悲剧永远终结，让民族的命运永远高昂。这，才是我们应有的国运！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！

我们太需要一次长久的胜利，太需要久久地站立在巅峰之上。我们太需要了！

生命的慷慨

——一个古代部落消失的故事

从湖北的宜昌市越过长江，车行一小时，便进入了五峰山的柴瀑溪。江南的这片山峦，峻峭而秀丽，满山葱绿，连悬崖绝壁上也爬满青藤，郁郁葱葱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柴瀑溪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，公园管理处的一位老者，领着我们逆流西行。没有古庙，没有房屋，甚至看不到人类活动的行迹。柴瀑溪完美的原生态，令我们感叹。

“这里是神仙生活的地方吧？”我问老者。

“不。这里过去是有部落的。”他说。

“很久以前，柴瀑溪的上游，生活着一个土家部落。”老者浓重的鄂西口音，在清凉的山谷回荡。

我们继续逆流而上，追寻柴瀑溪的源头，也追寻早已湮灭的那个部落的往事。

柴瀑溪上游的土家部落，我们无从知道他的名字，我们也无从得知还有什么文字的记载。如果没有发生后面的故事，这个部落也许会流传至今，也许会在这深深的山谷中繁衍后代。然而，故事发生了，发生在明朝时期。

明王朝时，东南沿海，倭寇成患。宰相张居正，出生

于湖北荆州，他的得意门生戚继光将军，奉命出征东南，剿灭倭寇。经年累月的持久战，将军的部众已经竭尽全力。可是，倭寇在东南的崇山峻岭中飞岩走壁，神出鬼没，让将军头痛不已。张居正宰相突然想到了他的家乡，想到了家乡不远处的柴瀑溪。定居在柴瀑溪中的那个部落，不都是翻山越岭的好手么？宰相的力荐，将军的力请，便有了皇命——圣旨传到了柴瀑溪上游的这个土家部落！于是，决定这个部落命运的故事开始了，而这个部落湮灭的一天也来到了！

传说总是令人神往，传奇总是令人激荡。部落的土司王接到圣旨时，仰天大哭！不是悲而是喜！老王爷大喜而泣，喜极而号。这个小小的部落，在有文字史的几千年中，一直承受着命运沉重的负累，因为他们是蚩尤的后代，是蚩尤后代的唯一部落！

上古时期，华夏汹汹！长江中游的江南江北，承载了一个民族壮烈的歌谣。炎帝于江北的神农架山区遍尝百草，发现草药，救治部众，成为首领，是为神农氏。蚩尤于江南的五峰山率领部众渔猎耕作，解救饥寒，成为酋长，是为九黎族。也许是争夺土地，也许是争夺人口，也许是一个偶然的原因，无论历史如何记载，无论后人怎样评说，炎帝和蚩尤开战了！战场从长江之北打到黄河南岸，炎帝败退，结盟黄帝，大败九黎族，诛杀蚩尤。战争的过程和战争的结局，我们已经耳染目濡了千百回，无需细说。结果是，战败的蚩尤残部，渡江南下，涉水西进，进入莽莽五峰山。残部所涉之水，便是如今的柴瀑溪；蚩尤所剩后人，便成为柴瀑溪上游唯一的土家部落！

炎帝与蚩尤之战，也许就是一场兄弟之争，就像亲兄弟为了分配财产，先是口角之争，后来拳脚相向，再后来反目成仇，置之死地而后快。也许，也许吧？

侥幸生存下来的部落，战胜了自然的万险千难，也背

上了历史的百折千绕。历代正史，均以神农氏炎帝为正，以蚩尤氏为寇。流寇残部，又怎能登入历史的大雅之堂？因此，历代王朝便有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：蚩尤残部的这个土家部落，不得从军，不得为官！用现代的语言来说，不同的历代王朝，同样地对这个部落采取了“政治歧视”。

楚地的山峦同样峻峭，楚地的溪流同样奔腾，楚地的苍松同样挺拔，楚地的儿郎也是同样的壮怀激烈！不从军，不为官，千百年的屈辱标签，牢牢贴在一个部落的头上，是何等的奇耻大辱！但没有选择，谁让他们是蚩尤的后代，而不是炎帝的后裔？！他们选择忍耐，选择沉默。鲁迅说，不在沉默中灭亡，就在沉默中暴发！

明王朝的一道圣旨，给了他们暴发的契机！这不，部落的王爷仰天长啸，泪雨滂沱！

圣旨说，皇上格外开恩，恩准这个部落男子从军。圣旨又说，土家部落的男儿惯于越岭翻山，应全数征集，速赴东南，与倭寇决一死战！

整个部落的人马，当晚召集完毕。下至8岁以上的孩子，上至60岁以下的老者，只要是个男人，都带上了他们攀岩的长索，都带上了他们开山的利斧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们是军人了，是朝廷的军人了。那张紧贴了千百年的耻辱标签，终于湮灭了！

楚人是勇敢的，楚人是慷慨的，楚人是义无反顾的。端出美酒，点上篝火，王爷为儿郎们送行。清点人数，整个部落的男丁，不到300人。军团中，有十多个不满10岁的男孩。红红篝火映在他们满是稚气的脸上，闪闪利斧背在他们十分瘦小的肩上。这些未成年的孩子，也将和他们的父亲、叔叔和兄弟们一起面对无情的沙场。王爷让唯一的儿子担任这个军团的首领，领军出征。王爷让唯一的儿子代表军团盟誓，誓辞只有一句话：“苟有一个人生还，全族共驱之！”

楚人壮行的歌舞苍凉而豪迈。神与鬼的面具，挂在男儿们无情的脸上；风与雪的劲舞，落在柴瀑溪葱绿的岸上。整整一夜的纵酒，整整一夜的狂歌，整整一夜的热舞。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豪情，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悲壮。同是楚人的我，只知道楚人的血液中流淌着无与伦比的激昂，奔流着无法想象的荣耀。

次日清晨，军团乘着木排，顺柴瀑溪而下，入长江，赴东南，奔沙场，等待他们的是血与肉的搏杀，等待他们的是拼尽最后的一口气！

故事的开头，便已注定故事的结局。军团全部阵亡在抗倭的战争中，无一投降，无一被俘，无一伤残，更无一生还！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战死的，我们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名什么，堂堂大明正史，在需要这支军团流尽最后一滴血后，依然不肯让他们登入大堂！尽管正史并不认账，可是，土家部落的人们却认了，是认命，是认王朝给他们迟来的机遇！

据说，军团匆匆出征，朝廷除了一道圣旨，没有颁发军服，没有送来军械，没有拨给军饷。军团的土家儿郎们，是带着自家的干粮、长索和利斧出征的，是穿着自家的短服出征的，他们全部光着脚丫，用精赤的脚丫去与倭寇作一场山地的角力。

军团的终结，也成为部落终结的开始。男儿们全部殉国，部落赖以传宗接代的火种已经熄灭，部落的老人们，一个个终老西去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女人远嫁他乡，将族人的悲壮演绎成长长的土家诗篇，代代相传。数十年后，柴瀑溪上游的这个土家部落，完全消失了，就像一片云，轻轻的来，轻轻的去。他们的耻辱，他们的悲壮，他们的荣耀，全部冷却在柴瀑溪冰冷的岩石中，淹没在柴瀑溪奔流的清水里。

和我同行的朋友们久久无语！浩瀚中华，茫茫楚地，又有多少曾经的悲壮与激烈云散烟消？

但是，我却相信，有一种精神是不死的，有一种永不惧死的精神是长存的，这是楚地男儿的精神，是楚地文化的精灵。楚地的儿郎，有太多的慷慨，太多的侠义，太多的激昂。生与死，显与贫，在他们的血液中无足轻重，在他们的生命中不值一提，唯有荣与辱，成为他们全部的信条，成为生命的支柱和生命的意义。是啊，千百年来，中华民族几经起伏，中央大国几度沉浮，而每一次总能够在一发千钧时转危为安，不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批大好儿郎？他们洒鲜血为风，让民族重新扬帆；拼骨肉为城，让大国重新振发。不屈不朽的，永远是那种激昂的精神，是那种无畏的灵魂，是那种慷慨的生命！

慨当以慷，唯有生命！

在地狱寻找豫让

——春秋末期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版权所有者的刺杀行动

一、要杀人

宝剑泛着青绿色的光，诡异、寒冷。

这是一柄青铜宝剑，握剑的是豫让。

豫让通体漆黑，双目如炬，横立桥头，倒提青铜剑。

“今天我要杀人！”豫让大声喊。

河水为之扬波，林木为之震动。桥头华丽的仪仗队，呆若一群木鸡。

谁是豫让？豫让是谁？他在这儿要干什么？

“今天我要杀人！”豫让再喝一声。

杀人？现在可是死罪！但是，还好，豫让站在春秋战国时代。春秋战国时代，诸侯列国文字不同，法律不同，许多小国，基本没有什么律法，杀人是寻常事。一直到战国结束，秦一统中国，大秦的律法，才在全国一致推行，杀人才被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定为死罪。

不过，你看看豫让这架势，他就是铁了心要杀人的，

即使判他死刑，立即枪决或者打毒针或者上电椅，他也还是要杀人的，而且，就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！

为什么要杀人？他有精神病？好像不是。

他要杀谁？谁令他非杀不可？好像不明。

杀人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是有人高价雇他来当刺客杀手？好像不像。

先别管这些，看看这小子到底今天能不能杀得了人。

二、大变局

多少回了，每一次我来拜谒晋祠，都会情不自禁地绕到西侧的围墙外，在这里徘徊，在这里寻找，在这里冥想，遥想当年那个以国土自诩的豫让，遥想那个孤身一人、持剑挡桥的豫让。

豫让所立之桥，即为豫让桥。

传说和记载中的豫让桥，位于太原西南24公里的赤桥村，在今日晋祠西侧。

传说和记载中的豫让桥，砂石砌筑，勾栏围护，始建于春秋时期。

传说和记载中的豫让桥，桥下之水名智伯渠。渠水清澈，灌溉着大片的农田。

如今，豫让所立的桥，早已不见踪影。桥下的清澈的河流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苍黄的泥土，灰暗的烟尘，真的覆盖了曾经惊天动地的往事？

史上的山西，青山绿水。

史上的太原，河山如画。

两千多年前的晋祠一带，又该是何等的隽秀呢？

两千多年前，战国的大戏，刚刚开始上演。豫让，只是这场大戏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角色。

小角色面临大时代，大变局，更多的芸芸众生，是会如泥丸一样不知所从的。而这个豫让，在大变局中，每以国土自诩，并力践其行。

春秋时代，诸侯之间的无义战，已经十分频繁。国内的大王——周天子已经无法干预了。土地已被分封，诸侯已经坐大，周天子无地、无钱、无兵，只是名义上的一国之君。而他的公卿们，却在各自的封地里拥兵自重，自立号令，自行其是。还好，春秋时期，周天子大王的公卿们，没有人敢以王相称，他们不过称公称伯而已。这，多少给周天子一种名义上的安慰。

然而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名利而来。既为利来，必动干戈。

春秋早年，晋文公重耳立志振兴，晋国一时之间雄霸中原，号称春秋五霸之一。然而，从春秋中期开始，国内的公卿贵族权力坐大，把握政权，十余个公卿大臣，几乎已经分别把持了国家的全部公权。把持了大权的十多个公卿，并不热心国事，只是关心自己，他们今天你杀过来，明日他打过去。优胜劣汰之后，到了春秋末期，晋国国内，只剩下四家公卿，他们分别是智家、赵家、韩家、魏家。

四个大臣，无不随时准备着灭掉晋国，吞食晋国公有的土地。实力排名第一的智家，主人是智伯瑶，此人聪明，实力又强，因此，率先挑起了土地争夺战。

此时晋国国内的这种情形，无非是整个中国情形的缩影。

这时候的全中国，名义上只有一个中国——周王朝；名义上只有一个天子——周大王。周，就是全中国，是国家的全部。国家的行政划分，大约是按王、公、伯、子的顺序排列的。王，在全中国只有一个，就是周大王。

周大王之下，是公。公，在当时，全中国大约是数以百计的。这些公们，就是各据一方的诸侯。他们属于国家